

論胡淑雯〈浮血貓〉和〈墮胎者〉女性成長歷程中的 「啟悟」

羅紫瑄*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本文試以坎伯（Joseph Campbell）《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中之歷險模式（啟程—啟蒙—回歸）的主架構，分析故事主角的成長歷程，並運用馬爾卡斯（Mordecai Marcus）的〈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對「啟悟」（Initiation）的分類，分析胡淑雯〈浮血貓〉及〈墮胎者〉兩篇短篇小說，藉此釐清主角殊殊女性「啟悟」的階段性。

本文共分為五節，第一節介紹研究範圍及方法以及胡淑雯著作；第二節說明坎伯《千面英雄》理論及馬爾卡斯「啟悟」分類；第三節介紹及分析胡淑雯〈浮血貓〉小說中的啟悟歷程；第四節介紹及分析胡淑雯〈墮胎者〉小說中的啟悟歷程；第五節針對上述分析，總結胡淑雯〈浮血貓〉及〈墮胎者〉主角殊殊之女性成長啟悟歷程，並說明兩篇主角間的連結可能性。

關鍵字：胡淑雯、〈浮血貓〉、〈墮胎者〉、女性啟悟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胡淑雯為台灣年輕創作者，其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哀豔是童年》¹被稱為是「跨越性別、愛欲、權力階層」的私密性小說，書中對於女性心理及女性身體相關議題有著深刻的描寫及探求。《哀豔是童年》一書內含十二篇短篇小說或近似散文式的小故事，各篇故事非順時性描寫，作者並無點名篇章間的直接關聯，各篇主角不一定有其名字，有名字的故事又常以音近的不同字呈現，例如「書書」、「殊殊」、「小束」，故讀者僅能從故事中該篇主角背景描述或是配角姓名等蛛絲馬跡來猜測各篇間是否有關係性。篇幅較長的〈浮血貓〉為本書最廣人知的故事，而載於同冊的〈墮胎者〉雖無明確指出作品中的女主角殊殊與〈浮血貓〉中的女主角殊殊有關係，但若將兩篇故事所描述的主角內心歷程作一連結，筆者認為兩篇的女主角有前後延續之關係，〈浮血貓〉描寫的為幼時的殊殊，〈墮胎者〉為描寫成年時的殊殊，而兩篇故事可視為同一個女孩殊殊對於性與愛的探索歷程。

現今眾多討論成長故事的文章都以坎伯(Joseph Campbell)《千面英雄》²(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中所提及的英雄歷險模式，分析故事主角的成長歷程，而學者馬爾卡斯(Mordecai Marcus)的〈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³其文亦提及千面英雄理論的啟蒙／啟悟概念(a concept of initiation)，認為此理論將「Initiation」視為人類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階段，該文針對啟蒙／啟悟(Initiation)的類型詳盡考究，並為「啟悟」分類三種類型：(一)暫覺性的啟悟(tentative initiation)、(二)未完成的啟悟(uncompleted initiation)、(三)完全啟悟(decisive initiation)⁴。有關「Initiation」一詞可翻譯為「啟蒙」或「啟悟」，陳炳良和黃德偉在合著的〈張愛玲短篇小說中的「啟悟」主題〉一文對「Initiation」、「啟蒙」、「啟悟」從東、西文化方面考察，最後提出：

從文學主題學的觀點來說，「啟蒙」不足以表達這個主題的基本精神和意義；因為它只代表從學習的成長的一個早期階段，也就是說，一個開始接受觀念知識的階段。而「啟悟」卻可代表從啟蒙經體驗而至領悟的整個過程。⁵

本文將採取〈張愛玲短篇小說中的「啟悟」主題〉一文中對於「Initiation」的說法，下文除了提及朱侃如譯之坎伯《千面英雄》相關說明忠實原譯外，對於「Initiation」意思的中文翻譯皆使用「啟悟」一詞。綜合上述介紹，本文擬借用

¹ 胡淑雯：《哀豔是童年》，臺北：印刻出版社，2006年11月。

² 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立緒文化公司，1997年。

³ Mordecai Marcus, What is initiation story,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19, No. 2 (Winter, 1960), pp. 221-228.

⁴ 參陳炳良；黃德偉：〈張愛玲短篇小說中的「啟悟」主題〉，《中外文學》，1982年7月，第11卷第2期，頁133-134。



神話學大師坎伯《千面英雄》中對於神話理論歸納出的基本架構（三個歷險的階段），循著胡淑雯〈浮血貓〉及〈墮胎者〉兩篇故事的發展，來分析胡淑雯兩篇小說中的故事情節，藉以探究主角的成長歷程，再借用馬爾卡斯的啟悟理論，分析兩篇短篇小說中女主角在啟悟的程度上有何區別，藉此釐清兩篇主角殊殊女性「啟悟」的階段性及其關聯性。

二、《千面英雄》歷險模式及「啟悟」理論

神話學大師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的成名作《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自1949年發行至今在全球銷量已超越百冊，對神話、文學乃至於商業電影等界影響極深。坎伯在該書前言說到：

本書的目的在通過眾多淺顯例子的集結，以及讓古代意義自己彰顯出來的方式，為我們揭示出宗教和神話圖像掩飾的某些真理。⁶

坎伯在書中透過比較大量東、西方各宗教傳統神話，研究出一個英雄的原型，在不同民族、時代神話中英雄，雖各有其特色，但從各種不同面貌中（千面）仍可得到一種原型，一種英雄。該書首先確立神話主題的一元性，然後在此基礎上漸次開展英雄歷險的各個層面。在個人的層次上，坎伯以召喚→啟程→歷險→歸返為基本架構⁷，據其書第一章英雄的歷險章節安排，又可簡化為「啟程(departure)」—「啟悟(initiation)」—「回歸(return)」三個主要進程，從此理論問世眾多相關論文的應用，我們發現古今中外大部分的故事似乎都可以與坎伯的英雄的歷險進程相互呼應。

美國學者馬爾卡斯(Mordecai Marcus)在〈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一文從人類學、文學等方面討論了在小說中啟悟故事的定義及和成長儀式在故事中的重要性，提及啟悟概念時對於坎伯的《千面英雄》模式他指出：

Certain "literary anthropologists" propose a concept of initiation apparently based on the idea of propitiating the adult or super-natural world. For example, Joseph Campbell's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1949) describes initiation as a stage in all human life. He derives his description of initiatio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typical mythical hero as he seeks adjustment and union with the forces of existence.....⁸

⁶ 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立緒文化公司，1997年），頁32。

⁷ 同前註，頁29。

⁸ Mordecai Marcus, What is initiation story,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19, No. 2 (Winter, 1960), pp. 221.



該文認為對於過往文學人類學家的學者提出的啟悟概念，是基於支持成人或超自然世界的思想，其以坎伯的《千面英雄》為例，指出坎伯試圖從典型神話英雄的經驗得出他對啟悟的描述，並將啟悟當成所有人類生活中的一個階段。而後他也認同像是千面英雄理論中的啟悟概念是有助於分析某些故事類型。陳炳良，黃德偉亦循著馬爾卡斯一文，整理、翻譯出「啟悟」的三種代表類型：（一）暫覺性的啟悟（tentative initiation）被啟悟者大都年輕，對所須要接受的知識或經驗感到震驚，遂致不能得到啟悟；（二）未完成的啟悟（uncompleted initiation）主角有新的領悟，但如何應付當前問題尚感茫然；（三）完全啟悟（decisive initiation）主角經啟悟後，更趨成熟。下節將以上述提及之理論，分析相關文本之「啟悟」歷程。⁹

三、〈浮血貓〉的啟悟開展（幼年到成年）

「啟程（departure）」－「啟悟（initiation）」－「回歸（return）」三個主要進程為坎伯《千面英雄》中的英雄歷險模式，各主要階段在書中又以有著承先啟後關係在不同小節詳細說明，如「歷險的召喚」、「拒絕召喚」、「超自然的助力」、「跨越第一道門檻」等等，以下將以三個進程為基本架構，照著故事發展分析故事情節及其對於主角殊殊女性成長所代表之意涵。

（一）〈浮血貓〉故事介紹

女主角「殊殊」是本故事中唯一有名字的主角，從小跟著未婚懷孕生下她的媽媽生活，在沒有爸爸的家庭環境長大，殊殊為分擔媽媽工作，時常要幫忙顧家中雜貨店的生意，故事開始便描繪了博愛院退伍老兵覬覦殊殊的肉體，老是利用購買養樂多的名義在付錢時碰觸殊殊的小手，後續在一次意外殊殊來到了博愛院，並為老兵完成了一次手淫，在事情爆發後，殊殊媽媽連同鄰居對老兵自處私刑，將其傷得很嚴重，暴力制裁後事情也逐漸落幕。殊殊長大後，某次搭公車遇見了當年的老兵，殊殊佯裝社工來到了老兵居住的地方，替老兵洗澡的過程中，在老兵的哀求下殊殊又替老兵再次完成了一次手淫。故事的最後，殊殊憶起了遇見老兵前，五歲時在鄰居家與年紀相仿的男孩模仿著大人的性行為，完成了她第一次的童年性經驗，更想起了男孩父親發現當下因憤怒而對新生貓的暴力行為。全篇故事中殊殊遇到了三個主要的轉捩點，每次的經歷都令其內心產生轉變及成長。〈浮血貓〉主要事件：1、與鄰居哥哥的童年性經驗（五歲）2、與博愛院老兵養樂多事件（六歲）3、再次與老兵相遇（十八歲）。

（二）殊殊成長「啟悟」歷程分析

⁹ 陳炳良；黃德偉：〈張愛玲短篇小說中的「啟悟」主題〉，頁 133-134。



1. 啟程階段 (departure)

坎伯認為神話之旅的第一階段即為「歷險的召喚」(the call to adventure) 其認為「歷險的召喚」:

象徵命運把他的精神重心從他所在社會的藩籬，轉移到未知的領域。這種寶藏與危機並存的致命地帶可以遙遠的地方、森林、冥府、海裡、天上、秘密島嶼、巍峨山頂，或深沉的夢境等多種意象呈現出來；但它總是一個充斥怪異多變物體。無法想像的折磨，超人的行為和極樂的地方。英雄能夠憑他自己的意志完成冒險……¹⁰

歷險的召喚是未知而存有危機的，在現實世界故事的〈浮血貓〉在對於召喚的情節，筆者認為安排在女主角殊殊某日獨自在外遊玩時誤闖了博愛院，遇見老兵：

殊殊追著貓咪，闖進為統治者精心剪裁過的，必恭必敬的樹林，在圓的方的動物狀的樹叢當中迷了路，跟丟了貓咪，卻見到那個人，遠遠的向她招手。¹¹

對於殊殊來說老兵的房間充斥著髒亂、腐朽的氛圍，但天真的她還沒學會如何拒絕，就已落入老兵的陷阱中了。在這次的事件中殊殊所扮演的僅是一個充滿好奇與無知的女孩，對於老兵的要求「他要殊殊握握看，殊殊就握了，就像接受一個陌生的玩具」¹²，殊殊她「並不了解肉體的價值。她不知羞恥」¹³。不懂得這樣的行為在大人的世界中是多麼地道德淪喪。

經過召喚後，下一個階段來到了「跨越第一道門檻」(The Crossing of the First Threshold)，歐麗娟認為所謂的「門檻」，意指「溝通聖與俗這兩個世界的狹小通道」。其引用伊利亞德用教堂之門比喻，來說明「門檻畫分了兩種空間，也象徵著凡俗與宗教兩種世界」¹⁴，而在坎伯的理論中有所謂門檻守衛的角色，這些守護人在各方劃定世界的範圍，它們代表英雄現有領域或生命視野的侷限。在它們之外是黑暗、未知和危險的，正如在雙親監管之外對嬰兒是危險的¹⁵，在〈浮血貓〉的故事中沒有一個類似門檻守衛的角色帶領殊殊從危險的狀態增強自身的能力進而躍進下一個階段，殊殊僅能從事件爆發後大人們一連串的審問及咒罵、毆

¹⁰ 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頁 58-59。

¹¹ 胡淑雯：《哀艷是童年》，臺北：印刻出版社，2006 年 11 月，頁 89。

¹² 胡淑雯：《哀艷是童年》，頁 92。

¹³ 同前註，頁 83。

¹⁴ 歐麗娟：〈《紅樓夢》中啟悟歷程的原型分析-以賈寶玉為中心〉，《文與哲》2013 年 12 月，第二十三期，頁 301。

¹⁵ 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頁 81。



打老人的報復行為得到經驗，故事中殊殊向大人們揭發老兵對他的作為後得到的反應比殊殊想得還要嚴重，例如：

「別怕」媽媽叫來的大人說，「這不是你的錯」

殊殊並不害怕，但是她找不到反駁的話。除了害怕，殊殊還感覺到大人們需要她，表現出其他的感受，創傷的感受。她媽幫她洗澡洗得好用力，洗得她皮膚都腫了，還用酒精擦她全身，令她覺得那不是洗澡，是在洗她。

「這不是妳的錯」他們一邊說，一邊期望看見她難過、傷心的表情，於是她難過傷心，為自己必須難過傷心而難過傷心。她被弄得真的哭了出來，令大人們更加確信，她受到嚴重的傷害。

殊殊為必須表現受害而受害。受害者的責任是指控，降罪。指認加害者，承認自己受了罪，以免成為罪人。

「這不是妳的錯，」令殊殊更加確信自己，一定做錯了什麼。¹⁶

為避免成為罪人，殊殊順從地扮演受害者，藉由演出受害角色，換得安然隱身於正義的道德秩序中，而殊殊亦從本來天真的女孩進化成為一個對世事稍有明瞭的半成人。原本殊殊只感覺厭煩，不覺得這是件錯的事情，但經由那些替她發聲的大人們的言行和觀念，殊殊來到了大人的道德世界，不論它是否虛偽、假善，都可以看作殊殊從無知的孩童世界跨越了那道門檻，回不去她原有的天真的世界中了。

啟程的最後一階段是「鯨魚之腹」(The Belly of the Whale)，坎伯認為這一通道是為了進入再生領域的轉折點，英雄不具征服或撫平門檻的力量，反而被吞入未知領域¹⁷。歐麗娟認為坎伯的鯨魚之腹意涵是指：

這種「儀式性地被巨獸吞食」而「回歸腹部洞穴」，以面對死亡與再生的生命重組與蛻變改造，用坎伯的術語來說則是「鯨魚之腹」。所謂「鯨魚之腹」，乃坎伯藉約拿(Jonah)被吞入鯨魚腹中的故事所給予的神話學詮釋，他認為「魚腹」乃是消化和產生新能量的黑暗處所-潛意識，下降到黑暗中，代表存在於潛意識中的生命力量。英雄進入魚腹，最後又出來，並已轉化，這是死而復生主題的變化型態，意識人格現在已和無法應付的

¹⁶ 胡淑雯：《哀艷是童年》，頁 94。

¹⁷ 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頁 93。



無意識之流接觸……¹⁸

〈浮血貓〉中的殊殊在長大成人後，在公車上偶遇當年的老兵，當下她決定尾隨老兵回家，之後更是假裝成社工人員上門對以半殘的老兵噓寒問暖，這一段落可以看作殊殊「回歸腹部洞穴」面對以往傷害的行為，可以說她在無意識的行為跟蹤了老兵，在有意識的行為下替老兵服務，答應了老兵無賴的各種哀求，並在多年後透過再次以替老兵手淫洗淨了六歲那年留在她心裡的愧疚。

2. 啟悟階段 (initiation)

歐麗娟認為啟蒙階段的意義是降入潛意識中，進入自己的心靈迷宮，找到 Libid 或慾望深淵中的自我¹⁹。當殊殊佯裝社工人員去服務老兵的同時也是她回憶過往的時刻：

這其中最有意義的，是她的空白與無知，而世人最覺浪費的可能是，她竟然將其免費奉送，送給一個幼時糾纏過她的老東。她張開雙手，洗滌這副久違的身軀，勤快如社工，如看護，如僕役，而且沒戴手套，赤手了他們之間的界線—施與受，施洗與受洗的界線。他已經忘了，但是她記得。她想清洗乾淨的，除了他或許還有自己。十二年前在他身上降下的那場刑罰，不是六歲的她同意的，或者說，她未曾抗辯就同意了，所以她自認虧負於他，負他一份跟那場刑罰等量的東西。

殊殊創傷的記憶並非來自那段老兵的猥褻，在她心裡留存的反倒是老人不斷被毆打的場景，她為了自己不要成為罪人，為了怕被責怪，她像是說了謊般難受，當時的女孩殊殊以受害者的姿態承受著尚未理解卻已強諸己身的大人世界價值觀與道德枷鎖，她親手為老兵洗滌身體，是一種施洗，藉由施洗的儀式淨化，不僅洗淨老兵的身體，同時殊殊的心靈也得到清洗，施與受於此同時並行。

3. 回歸階段 (return)

《千面英雄》回歸階段中英雄歷經冒險，進入黑暗之中，跳脫熟知的領域(模式)探尋未知的能力及世界，當任務完成，接受啟悟後他就要從遙遠的彼岸歸返：

神明的領域是我們所知世界被遺忘的層面。不論是自願或非自願，對此被遺忘層面的探索，乃是整個英雄行徑的意義所在。²⁰

¹⁸ 歐麗娟：《〈紅樓夢〉中啟悟歷程的原型分析-以賈寶玉為中心》，頁 303。

¹⁹ 同前註，頁 304。

²⁰ 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頁 230。



殊殊在結束與老兵的施洗與受洗過程後，回憶起了遇見老兵前，童年五歲時在鄰居家與年紀相仿的男孩模仿大人，完成了她第一次的童年性經驗，當下男孩的父親因發現兩個孩子赤裸地在家中客廳，憤怒的痛毆自己的兒子，在無法打別人家的孩子情況下，男孩父親把怒氣轉向了家中剛出生的幼貓，對還來不及張開眼睛的幼貓施暴致死。

她記得那些小貓，那些屍體。她記得。五歲的她注視著牠們嘴鼻上冒出的血，捨不得移開眼睛。她驚訝於自己病態的好奇與殘忍，又猜想人們以為病態的，其實是人的常性。她拎著自己的意識，徘徊在介於夢與醒之間的小醒，尋找夢中的那隻浮血貓，感覺自己伸手就能觸摸到牠，將牠救起。

21

那是她的貓，她的血，她最初的冒險。

……大人們其實忘記了，成長是一連串遺忘的過程，所以遺忘的大人不會相信，女孩並不是學了新的事物，而是記起了本來的，本來的事物 - 她之所以「能夠」，正因為她是一個小孩子，還沒忘記大人已然忘卻而必須重新學習的事

沒錯，是她自找的。她一再重回五歲的那個夜晚，試圖翻寫自己的故事。那個被打得半死的男孩，連同被摔死的小貓，始終在廠。那一對無辜的小男女，始終在場。那一段夭折的青春冒險，一直在等待一場平反。²²

殊殊透過成年後再次遇到老兵，在經過正視童年心理的過程得到啟悟後，此時的她清楚地記起深埋在潛意識中差點被遺忘的幼時經驗，那些童年回憶再次清晰地回到腦海中。

（三）啟悟類型對應：

殊殊的兩次童年性經驗皆不為這世俗道德所容，有關性探索的原罪一直深藏於其內心，伴隨著殊殊成長，不被接受的記憶被遺忘，而經過啟悟的過程，她得以想起五歲那段過往，重新檢視自己情慾，而不再被道德枷鎖綁架住，陷在大人給予她的價值觀，在她的成長歷程開展出新的一頁。在第二節提及的馬爾卡斯的三種「啟悟」類型中，筆者以為〈浮血貓〉文中的女主教殊殊屬於第二類「未完成的啟悟」(uncompleted initiation)，在故事中主角有了新的領悟，不再壓抑童年

²¹ 胡淑雯：《哀艷是童年》，頁 117。

²² 同前註，頁 118。



所面對不愉快的性經驗，也藉由自己的行為開啟了女性成長過程的新感悟，但對於日後如何應付與性相關的問題，在文中並無接續的故事，也無相關往後如何看待性的描述，故我們只能暫時將其歸類於第二類「未完成的啟悟」。

四、〈墮胎者〉的啟悟開展（成年以後）

本節將延續第三節模式分析〈墮胎者〉的故事情節對於主角殊殊成長歷程的影響，上節已討論過之相關的理論說明，本節將不再贅述。〈墮胎者〉相較於〈浮血貓〉，故事轉折較少，呈直線敘事，故事橫跨的時間也較短，集中在女主角三十歲左右。

（一）〈墮胎者〉故事介紹：

〈墮胎者〉是《哀艷是童年》首篇短篇小說，也是書中提及人物殊殊的第一篇。故事的主角在經歷過墮胎後自我取名字為「殊殊」，她認為「殊」字是一個「歹」加一個「朱」，是壞掉的紅色，壞掉的血色。故事中殊殊因長年交往的男友拓普因移情別戀，故結束了這段戀情，在前男友將與第三者結婚前夕他們又重逢了，回到過去同居的住所，他們在一時的激情下有了殊殊的第一個孩子，但殊殊選擇了隱瞞並且獨自尋求密醫墮胎。之後，殊殊在酒吧遇見新對象浩肆，他們的戀情尚未穩定發展，卻在一次的激情後殊殊懷孕了，殊殊最後一樣決定拿掉小孩。全篇故事中殊殊遇到了四個主要的轉捩點，每次的經歷都令成年(三十歲左右)的殊殊對於愛情產生轉變及成長。〈墮胎者〉主要事件：1、愛情長跑的男友感情轉淡並劈腿分手 2、在前男友結婚前夕懷上其孩子並決定墮胎 3、遇見新對象懷孕後決定墮胎 4、在墮胎後遇見搶劫犯。

（二）殊殊成長「啟悟」歷程分析

1. 啟程階段（departure）

〈墮胎者〉故事裡面對歷險的召喚，筆者認為有兩次，亦即女主角殊殊的兩次懷孕，兩次懷孕逼迫她不得不檢視自身的感情狀況，更得作出決定，回應召喚，兩次都帶來不同的心境成長。

兩年前我曾拿掉一個孩子，今天，我要拿掉第二個。兩年前那個，我叫它小雞心。小雞心成孕於，我與拓普的最後一次。兩年後這個，成孕於我與浩肆的第一次。²³

²³ 同前註，頁 38。



(1)與拓普的最後一次

失敗的戀情收場後，殊殊意外在激情下懷上了已有另一半的前男友的孩子，此時的殊殊心中仍是愛的拓普的，可惜那已是無法挽回的戀情，她替第一個孩子取名小雞心，代表她是對於孩子及前男友還保有著不捨，對於墮掉未成形的胎兒，殊殊心中充滿著悔恨、心痛。更認為她自己在墮胎的同時，和小雞心一同死去了，毀壞。女主角在此次的墮胎替自己取了「殊殊」這個名字，以「敗壞的血」來指代自己敗壞的感情，可以藉此看出這階段殊殊對於自身的憎惡。

(2)與浩肆的第一次

在了無新意的生活中，殊殊遇見新的對象、新的戀情之時，她又懷孕了，此次的懷孕讓殊殊擔心會讓這段剛萌芽卻尚未穩定的戀情早夭，殊殊不希望因為孩子而破壞她戀情新生的可能，故在思考過後她仍決定拿掉這個小孩。這次殊殊並未替孩子取名，她的決定不是為了抹去痛苦，而是為了獲得重生，所以跨越了心中的那一道門檻，向未知的戀情走去。

2. 啟悟階段 (initiation)

〈墮胎者〉故事中在殊殊進行第二次墮胎前，正當她仍在猶豫是否應該將第二個孩子拿掉時，她在家門口遇上了強盜（等同鯨魚之腹的置之死地而後生作用，但非主角主動）當下的她作出了與平常反應不同的回應：

「我今天很累，不想打架，假如你有刀有槍的話我馬上把褲子脫掉。」……他退了一步，空洞的眼中閃出麻木的火焰……說「妳養了小鬼，這裡有小鬼對不對？」我並不想說「對」，卻聽見自己說了一聲對。而當我說對的時候，彷彿被自己感動還是嚇到似的，咳出一滴乾燥的淚。

「妳背後瞪著兩隻眼睛，」他恐懼地怒視著我，「妳背後，瞪著兩隻眼睛。」
「是我墮掉的小孩。」我的反應好快，彷彿小雞心真的在我背後指導我。他嘲自己的胸口低吼，絆著自己的腳步跌下幾格階梯，跑了。

回神過來以後，發現自己抖得厲害。我是被自己牙齒的碰撞聲弄醒的抬頭看見一張空洞的臉，覆蓋著一種雕像般的，冬的靜止。我花了四個心跳的時間，才認出自己……門已經上鎖，臉上的淚痕已經乾了，我想我已經安全了。剛剛那一場驚嚇，簡直就像某種藝術體驗，某種治療。治療比震驚晚一點到來，但還是來了。²⁴

²⁴ 同前註，頁 40-41。



此處殊殊透過搶劫的這一意外，在與強盜的對話中開啟了她內心的脆弱的一面，但也經過這次的意外，讓她在事件過後重新正視心中對於拿掉小孩的痛苦與不捨，在經過內心的自我「治療」後，罪惡的心理似乎有所改變，她不再如此自責，最終下定決心為了她的新生活、新戀情，她要拿掉第二個小孩，邁向嶄新的階段。

3. 回歸階段 (return)

在拿掉第二個孩子後，故事以女主角殊殊的自我對話作結，可以從自我對話中看出在歷盡這些年感情挫折後殊殊的心境轉變：

下一次，下一次再見到浩肆的時候，我決定跟他說說小雞心的故事。假如他靜靜地聆聽到最後，沒有嚇跑，並且用比上次更深的溫柔吻我，那麼，我想，我跟浩肆就會在一起了。

這是小雞心給我的遺產—以它的尺度，丈量戀人的品格與風度。

唉，我這個沒用的媽媽，還需要你們多多照顧呢。²⁵

最後殊殊像是放下心中壓抑已久的一塊大石頭，除了跟自己對話外，更向她墮掉的孩子們道謝。此時，她不再沉溺於痛苦的掙扎，反而回首感謝過去的一切。

(三) 啟悟類型對應：

殊殊在成年的愛情世界中歷經了背叛、失敗再到重生，期間經歷了兩次截然不同的墮胎經驗，一為悲痛悔恨中完成，一為受啟悟後完成，並在第二次墮胎後得到新生，在故事的結尾作者也交代了殊殊那時的心境已經跟第一次墮胎後滿是愧疚大不相同，她屏除了會阻礙她邁向更好生活的悲傷，在強盜意外「治療」後，她儼然完全得到新生，故筆者認為〈墮胎者〉的成長歷程，可以看作馬爾卡斯的第三類「完全啟悟」(decisive initiation)，主角在經啟悟後，其思想跟對待世界的看法皆更趨成熟。

五、 結語

胡淑雯的《哀艷是童年》對於性別、權力、族群、性自主等相關議題都有精彩的著墨，並體現在故事情節、小說故事人物設定上，從故事中能看出作者試圖透過小說表達許多面向的社會現實。上述相關議題許多單篇論文都有深入的探討，

²⁵ 同前註，頁 46。



本文旨在以故事事件發展作為主要脈絡，分析、探討故事主角人物殊殊的女性成長「啟悟」歷程。

在《哀艷是童年》中並沒有明確說出〈浮血貓〉與〈墮胎者〉有直接關係，但讀完整本小說，不難發現作者某些篇章，有意在探討女孩不同階段的成長故事，部分篇章的主角都能從人物設定、故事背景串聯成一個系列。而本文主要探討的兩篇故事，連在一起閱讀正好就是女孩從小至青少年再到成年熟女對於愛、性的成長歷程。〈墮胎者〉中女主角殊殊在墮胎後以「殊」字替自己取名，而所取之名含有敗壞的血之意，指的是成年那段悲慘的感情，〈浮血貓〉中那浮著血而慘忍摔死貓的景象，也正代表敗壞的童年性經歷，兩篇故事內容皆出現「血」的意象，用相同的意象貫穿兩篇故事，並從中可以看出兩篇故事皆欲藉著這些不容於世俗道德觀念的經驗，探討女主角心靈的成長，故筆者試將兩篇故事看作同一個人物從女孩轉變成女人的成長歷程，並分析其心境改變。

〈浮血貓〉有兩次看似被傷害的童年性經驗，透過青少年殊殊的追尋解開了其內心對於性慾、道德的框架與想像；〈墮胎者〉則有兩次不容於衛道人士的墮胎經驗，對於墮胎的愧疚，透過成年殊殊在意外下自我檢視內心情感，得到了救贖，更得到了展開美好新生活的機會。本文借助坎伯的《千面英雄》理論分析兩篇短篇小說的故事情節，我們可以發現這兩篇故事雖然有部分情節可以與理論相呼應，但實際上與英雄神話的強大張力及無限制的故事情節仍有區別，不過正如坎伯所言：

神話英雄的旅程可能湊巧是在地球上；不過基本上，它是內在的過程——進入心靈深處去克服那晦暗不明的阻力，而失去已久、為人遺忘的力量也會再度恢復，作為轉化世界之用。²⁶

包含啟悟成分的故事，都得由主角歷經各種冒險或意外，經個人自覺後內心產生變化，透過自我探索克服深藏在內心的恐懼或悲傷等等阻礙，才能達到最終的轉化。兩篇「啟悟」屬不同的啟悟類型，我們可以將〈浮血貓〉未完成的「啟悟」當作是〈墮胎者〉完全「啟悟」的前一階段，是懵懂中的「啟悟」到完全的成熟。從故事兩篇故事可曉得，女性在成長過程對於感情、性慾的學習，可能往往是歷經挫折後才悟出道理，而那些無法說出口的不愉快經歷也將伴隨女性成長，影響其一輩子的道德價值觀，甚至是看待自我的方式，必須有一個巨大的轉折，促使女性進行自我探索，才有可能得到「啟悟」，進而改變舊有的思想框架，達到完全成熟的「啟悟」階段。

²⁶ 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頁 27。



六、參考書目

(一) 專書

坎伯 (Joseph Campbell) 著, 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臺北: 立緒文化公司, 1997 年。

胡淑雯:《哀艷是童年》, 台北: 印刻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

(二) 學術論文

1. 碩博士論文

沈沛緝:《從屈從到協商——台灣當代女性小說中的暴力敘事》(台南: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碩士論文, 2014 年)。

賴芸騫:《新世紀台灣女性作家創傷書寫研究——以鍾文音、郝譽翔、胡淑雯為例》(嘉義: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碩士論文, 2016 年)。

2. 期刊論文

石曉楓:〈那些說得出與說不出的抵抗——關於胡淑雯《哀艷是童年》〉,《中外文學》, 2007 年 2 月, 第 256 卷, 頁 102-103。

辛佩青:〈卑賤作崇/邃——論胡淑雯小說〈浮血貓〉中階級、記憶與身體之議題〉,《輔大中研所學刊》2008 年 10 月, 第二十期, 頁 185-201。

陳秀玲:〈傷口在說話: 論胡淑雯小說中的精神疾病書寫〉,《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 年 05 月, 第十二屆, 頁 318-341。

陳炳良; 黃德偉:〈張愛玲短篇小說中的「啟悟」主題〉,《中外文學》, 1982 年 7 月, 第 11 卷第 2 期。

歐麗娟:〈《紅樓夢》中啟悟歷程的原型分析——以賈寶玉為中心〉,《文與哲》2013 年 12 月, 第二十三期, 頁 293-332。

蔣興立:〈論胡淑雯小說〈浮血貓〉中的空間與權力〉,《國文學報》2009 年 6 月, 第十期, 頁 257-276。

Mordecai Marcus, *What is initiation story*,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19, No. 2 (Winter, 1960), pp. 221-228

